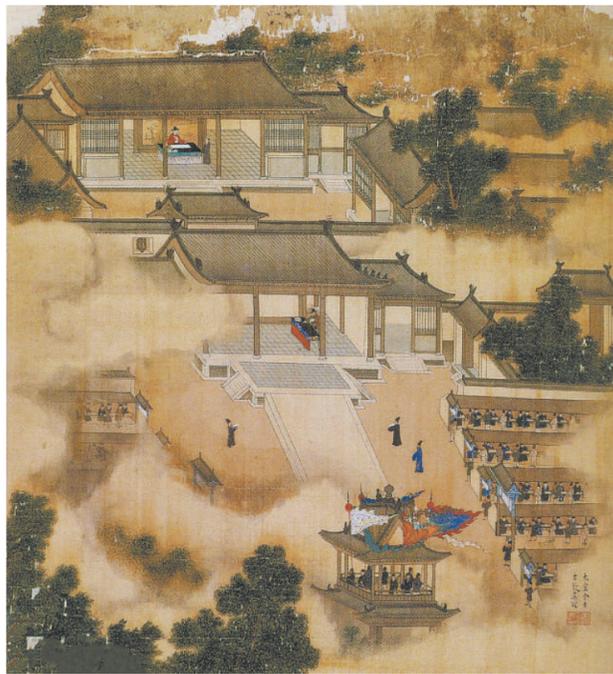




## 《棘院秉衡》中的北京贡院

郑学富



《徐显卿宦迹图·棘院秉衡》

明代余士和吴钺共同绘制的图册《徐显卿宦迹图》，记录了明万历年间吏部右侍郎徐显卿的为官业绩，现存26开，藏于故宫博物院，其中第11开为《棘院秉衡》，描绘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场景。

棘院即古代开科取士的地方——贡院，因贡院用荆棘遍置围墙，故名；秉衡寓意秉公无私。此图表现了徐显卿公平公正主持科举考试之事，从中也可看出北京贡院的建筑风貌和科举考试的情景。

北京贡院为全国会试的考场，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早期的贡院很简陋，举子考试、吃住的场所称为“号舍”，是用木板和芦席搭建的棚子。会试的时间

一般在农历二月，名曰“春闹”，时间为9天3场，每场3天。此时北京的天气还很寒冷，每个号舍里都放有木制桌椅、取暖火盆、烧茶做饭的炉灶和照明用的蜡烛，这些都是易燃物品，极易引发火灾，且一旦发生火灾很难扑救。

最严重的一次火灾是明天顺七年(1463年)二月会试的大火，当时贡院起火后，负责监督科考的监察御史焦显机械地执行朝廷政策，锁上贡院之门，不许人员出入，导致考生被烧死90余人，伤者无数。当时的苏州人奚昌曾赋诗悼念：“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风散作礼闹灾。碧桃难向天边种，丹桂翻从火里开。豪气满场

争吐焰，壮心一夜尽成灰。曲江胜事今何在？白骨棱棱漫作堆。”

火灾后，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号，以安慰其家人，但是礼科给事中何琮弹劾他调弄巧言，夸大事实。最终明英宗还是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90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上，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人冢”。同年五月修复焚后的贡院，并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当朝“人文渐开，两畿诸省解额岁增，士就试南官至四千有奇，而贡院偏隘如故，又杂居民舍间”。(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开工重建，次年九月告竣。重建后的贡院面积扩大了，“径广百六十丈”；建筑布局严谨，墙垣高耸，公堂、衙署高大森严，高墙四周各建角楼以备监考瞭望之用；正门分左、中、右三路，立牌坊三座，左为“虞门”，右为“周俊”，中为“天下文明”；牌坊后为贡院正门两座，每座大门两侧都配有小厅，供稽查人员进出。靠右一侧的大门为考生进出之门，称作“龙门”，取“鲤鱼跃龙门”之意，考生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搜身，以防考生身上藏有“夹带”。门内有明远楼、至公堂、聚奎堂、会经堂、十八房等。东西两侧建有号舍70区，每区70间，并将木板房舍改为砖瓦结构，既可避风雨，又增强了防火性能。

《棘院秉衡》所绘即是这次重建后的贡院情景。史载，徐显卿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万历二年(1574年)，徐显卿作为同考官，参与会试校阅试卷；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再次参与会试校阅试卷；同年秋，作为主考官主持武举会试，画面描绘的即是其

此次主持科考。

图中贡院内的官衙房屋排列整齐，树木葱葱郁郁，晨雾蒙蒙，凉风习习，应是天刚蒙蒙亮。考生们已经坐在号舍里聚精会神答卷，考官与监考也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考场肃穆，气氛紧张，整个画面一片静谧，好像掉根针都能听得到。甬道最前正中是明远楼，为三重檐，歇山十字形屋脊，楼下四隅各开券门，楼上彩旗招展，四边站有监考官、巡查官，登临眺望，严防考生作弊。甬道两旁是一排排号舍，考生坐在此间，正苦思冥想作文。

明远楼后中部是至公堂，为尖山式悬山屋顶，前出抱厦五间，室内端坐者为监考官，两侧有东、西大库。再后一进院落，正厅为聚奎堂，这是主考官所居之地，其中身着红色官服者为徐显卿，旁有侍者站立。两侧有几个院落绿树掩映之下，是同考官、内监试、内掌卷等“内帘官”们办公居住的场所。其它建筑还有公堂、官员居室、点名厅、守备厅、监试厅及印刷刻字、誊录、受卷、弥封等处所。

清代康熙、雍正朝，北京贡院规模又有所扩大，至乾隆朝，贡院号舍已达万余间，规模蔚为可观。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乾隆皇帝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视察修葺一新的贡院，乘兴赋诗四首，其中一首为：“翰苑琼筵助令辰，棘闹来阅凤城闊。百年士气经培养，寸暮簪(檐)风实苦辛。自古曾闻观国彦，从今不薄读书人。白驹翊羽传周雅，佐我休明四海春。”乾隆帝在诗中承诺厚待读书人，天下英才也要辅佐皇帝治理天下，以实现太平盛世。

清朝末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北京贡院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已荡然无存，只是还有以贡院命名的街道、地名。北京贡院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兴衰，体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文化和人才的尊重。

## 两代三口人的高考

汪志

最美六月当属高考，莘莘学子们十年寒窗苦读，终于在六月得到回报和释放。而此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家两代三口人的高考……

当年我绑着绷带去高考。我的高考是上世纪80年代。那年我在就读的区高中参加高考，离我家还有20多里的山路。记得高考那几天，天天下大雨，泥泞的山路让人寸步难行。为了我的梦想，每天还没亮，父亲就送我去区上学校。而此时一场小灾难已暗暗向我袭来。记得第三天上午考最后一门课，由于雨下得比前几天还大，山路更加泥泞，有的路都被水淹了。父亲领着我绕到公路上走，但要多绕好几里路。就在我和父亲在公路上快速行走且快要到区上时，一辆三轮车在避让路人时由于下雨路滑，一下子将我撞倒在路边的水沟里。当时，我脸上被撞出了血，满身是泥水，父亲将我拉起来时，我全身疼痛，腿像断了一样不能动弹。骑三轮车的师傅立即将我送到区上的医院，经检查是软组织挫伤，医生让我住院治疗，父亲也劝我不要为了考大学而伤了腿，否则会遗憾一辈子。我说，等我考完最后一门课再住院也不迟。医生见我这么固执，在我绑了厚厚的绷带后，迅速将我送到考场，那时再迟到5分钟就不让进教室了。我忍着疼痛咬着牙坚持考完了最后一门课。如果那天我听医生的话，没有考最后一门课，也许我今生将与大学无缘……

女儿的三次高考。2006年，女儿第一次参加高考，不久高考成绩出来了，女儿的分數离一本分數线还差9分，只能上二本了，于是报了省外一所外国语学院，可想不到却被省内的一所师范大学录取了，我正高兴时，想不到女儿说：“爸爸，我不想上师大，我想上外国语学院。”这个师大是一本大学，而女儿离一本线还差9分呢，怎么会被录取了呢？原来，根据这年的报考原则，分數钱达不到第一批的一本线也要填报一本志愿，于是，女儿在填报志愿时，将这个师范大学报在了二本线的第二志愿，按说无论如何也录取不上的。可省内的这个师大在第一批一本线第一志愿里招生没录够，于是降分从第二志愿里录取。由于女儿不想在省内外大学，也不喜欢那个专业，只好再补习一年。2007年高考分數线公布后，女儿的成绩上了一本重点线，结果一本几个志愿都滑档了。接下来的第二批所填报的北京二本线几所大学录取分數线都比一本线还高出好几分，女儿又滑档了，虽然被接下来的三本线录取，但女儿决定再复读一年。有道是“事不过三”，经过两年复读的女儿，2008年高考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一名，全省103名，这样好的成绩对填报志愿非常有利，于是第一志愿填报了国内一所较著名的“985”大学，但我仍提心吊胆，生怕又节外生枝。头天晚上本一线院校开始投档录取，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上班后不久，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办公室电脑进行录取查询，女儿终于被这所著名大学录取了，当即就给女儿和妻子打电话，边说我的眼泪边往下流……

儿子的高考志愿“风波”。儿子比他姐姐小10多岁，2019年参加高考。当时儿子的学习成绩一般，高考成绩出来后，分數线在一本和二本之间，高不成低不就。报考志愿时全家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妻子和女儿主张放弃报考本科院校而改报职业学院，虽然是大专，可以早毕业一年早找工作。我和儿子则要求必须报考本科院校，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本科以上学历对继续深造、求职及未来事业发展越来越重要。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辩，最终儿子被浙江的一所二本院校录取。由于学的是研发方面的专业，一毕业就被签约就业，薪酬也满意。

一转眼，我的高考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女儿的高考也过去几十年了，儿子也毕业参加工作了，时间如沙漏，总是握不住。尽管时光转瞬即逝，但属于我和孩子们两代三口人的高考仿佛就在昨天。

又到一年高考时，万千学子又带着父母、老师们的殷殷期待，怀揣远大梦想走向高考的考场。真诚祝愿莘莘学子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让青春自在飞翔！

## 父亲的瓦窑

刘本奔



生产队时期，父亲与瓦窑就有缘份。同住一个院子，分爨而过的二叔一家去了新疆，队长就安排外乡请来的三个瓦匠住二叔家上房。队长不属父亲的苦告，用近乎恐吓的声气说：“你弟一家出走外地，队上有权用他的房，不信，你试再挡！”父亲不敢吭声，瓦匠住进了上房，还在炕对面，硬生生生了锅灶。三间大小的上房，一头是炕，一头是灶，正中一张梨木方桌，方桌后面靠墙是条桌，条桌中立一面镜框，镜框两侧没有啥值钱摆设，对称摆着四个空玻璃酒瓶：有无色的，有淡绿色的。三个瓦匠吃住在上房，一屋如一家。如果不是厌恶队长的强言硬语，这样的摆布倒也温馨。

三个瓦匠是一门柳姓三弟兄。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父亲称呼：大柳师、二柳师和三柳师。父亲被队长安排在上房干活，早晚和三个柳师相处，很快就熟络起来。

瓦场的活，又脏又累。踩瓦泥：父亲挽着裤腿，光脚跟在牛屁股后面，鞭打着牛，在泥坑里一圈又一圈无尽头转悠。人困牛乏，父亲拖着粘满泥巴的铅一般沉重的腿脚，直到瓦泥软和黏腻。踩过瓦泥，洗了脚，父亲被泥水浸泡得白生生的脚板，硌眼、令人心疼。打瓦墙子：父亲把踩好的瓦泥用铁锨攪成大块，又一块一块抱到搭建的瓦棚，再用专用泥铲，一铲一铲打成一道宽窄近于瓦坯的泥墙，高度略低于瓦匠身子。一个瓦匠左右各打一堵泥墙子，不耽搁瓦匠做瓦坯。软泥成墙，既要力气，也要有些技艺。父亲力气耐活，寻活也有眼窝，柳师和瓦场的人都很佩服。做瓦坯要抢天气，大多在春种后、麦黄前。这段时间天气热，晴朗的日子多，瓦场的人除去中午短暂的吃饭时间，炎炎烈日下一环紧扣一环，连喘气的时间都少有。父亲一铲又一铲，不停加高泥墙。打好的泥墙被线板切割成薄厚均匀的泥片，瓦匠两手像伸面似扯起，缠到瓦筒(撑泥片的用竹条串起来能伸卷的带耳柄的做瓦工具)上，两副瓦板子啪啪拍几下，然后用带切刀的板子刮平，切齐上口，一只瓦罐就成了。三个柳师三副轮子，啪啪不停转动，提瓦罐的小跑跟进，一手敏捷提走瓦罐，一手迅疾将空瓦筒插到瓦坯柱上，像一条流水线。一侧泥墙低下去，另一侧跟着耸立起来，等待切割。晒干的瓦罐，啪啪一碰，就是四页瓦。一撮一查，抱到瓦棚里整齐码放。瓦场的各个环节，像一曲泥片和脚板谱写的充满艰辛的乐曲，坚忍而浑厚地进行着。这样坚持久了，腰酸背痛的父亲杵着泥铲，站在一地泥泞中，伸一伸腰，望着瓦棚外白花花太阳，向老天爷央求一场雨，好让他和全瓦场的人缓上一天半天。还真有应验的时候，雨来时，避好瓦罐，全场休息。父亲回家端上早烟盒，到上房和柳师闲聊。闲下来的他们像散了架子，在炕上拉过被子、枕头，东倒西歪，任凭怎么舒服怎么躺着，一人卷一棒冲天炮，东拉西扯，吞云吐雾。父亲多了个心眼，缠着问装窑烧窑的过程和方法。柳师弟兄，性格迥异：大柳师沉稳内向，没上过学，是个白字学，能读书看报，记得有个雨天他还给我讲了好一阵《三国演义》；二柳师直接爽快，有啥说啥；三柳师开朗活泼，即使在转瓦轮子的忙碌中，也不忘说些听来的或自己加油添醋的段子，给沉闷繁重的瓦场一阵轻松。更引人注意的是他们收工回来路过田埂地边，总会折些刺玫花、山丹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给条桌上的空酒瓶灌满水，不间断地插上一束束鲜花。平日罩着旱烟和烟熏火燎灶烟气息的上房，便有了花的鲜艳和一缕缕芳香。

瓦坯做出来就是装窑烧窑。队里箍的窑又高又大，一窑能装十万页左右瓦坯。父亲跟着柳师学习装窑、烧窑，加上之前听到的知识，干起来得心应手。装一窑烧一窑，就能拿住活了。以后几年，父亲在瓦场辛苦劳作，出力流汗，终于像烧熟的瓦片，自己也成了瓦窑上的行家里手。

责任田下放到户，父亲不甘种地的收入，在我们家沙沟边地里，靠崖面箍了一口窑，不大，能装五六万页瓦。箍窑，父亲先是借崖的形势挖掘，从崖脚向进挖，窑门口像延安的窑洞。到一定深度，向上竖向挖，边挖边扩大肚腹处，快到顶，又不断收紧，留出直径不到三尺的收口，像一只腹大颈小的花瓶。窑顶四角，开四眼烟直，直通窑底。窑基本成型，就用早先打好的砖坯，和上稀泥，从窑底紧贴窑身一层一层砌，这叫箍窑。这样箍成的窑耐高温高压，安全。有一天，父亲站在窑顶，给路过的村里人自豪地说：“这是我的瓦窑！”

有了这个瓦窑，我们家的日子大变样了！

做瓦，熟门熟路。瓦匠，还是请柳家三兄弟，进门就像亲戚。高兴的父亲和母亲张罗了一席饭菜，美美儿招待了他们。住，还在二叔家上房。灶台挖了，泥了墙面，糊上报纸，一派新喧。父亲就跟柳师弟兄连夜合计雇多少人、搭几间棚子、怎么平场面、烧窑改用煤窑、滔滔不绝。我才知道沉默辛劳的父亲心里装着这么多想法，决心和魄力比一个生产队都大、都新鲜。

建瓦场，紧锣密鼓。踩瓦泥，用上了手扶拖拉机，踩泥快，节省不少人工。打泥墙子，父亲手把手带出了几个雇工。开始几天，没有父亲打得快打得正，但也能跟上瓦匠的活，没误事。不久，也就打得又快又正了。父亲的心思主要在装窑烧窑上。他心里明白，一窑瓦，装窑不好，见火就垮塌。烧窑，火候猛就歉了，烧出来的瓦夹生，没人要，前面所有工夫白费，损失更受不了。父亲常说，穷人家做事，赢得起输不起。

装窑，沿窑底，左旋一圈，右旋一圈，一左一右咬住茬口，窑底到窑顶，中间留出圆柱形火道。一窑瓦，几乎都

是父亲一层又一层，稳稳当当装满的。烧窑，父亲更是死盯着窑膛的火候。开始火势不能太猛，逐渐添碳加火。一窑瓦要烧五六个火即五六天时间，白天黑夜不能离人。呼呼燃烧的窑膛，窑洞炙热，烤得父亲汗流如注。流的汗和喝的水一样多。父亲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是一身黑灰，上衣后背、裤子大腿上，汗渍沾上泥灰，响着喇喇的僵硬。脸上也是厚厚一层黑灰，洗也洗不掉，像烧嵌进肌肤。一窑瓦烧出来，父亲像病了一场，之后，身上要脱一层皮。

三个柳师，真是父亲的好帮手，瓦罐停了就帮着收场子，摆瓦。遇上白雨，赶忙避瓦罐，身手如飞，哪里缺人手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烧窑的几天，虽然父亲独当一面顶着，但他仍轮流夜里陪着父亲，怕父亲吃不消，打吨歇火。就这样，父亲在拥有自己瓦窑的第一年，带着柳师兄弟和雇工，以高涨的激情和干劲，赶在麦子黄熟时，一口气做了近二十万页瓦。

记得烧窑的一天，我给父亲提水送茶叶，父亲正要给窑膛加碳，我瞅一眼铁锨进出的口子，只见火焰高高扬起，窑里的瓦像熔化的金红色溶液，随着焰头涌动。父亲指着窑膛说，看火候，瓦快熟了。父亲日夜操心，自然烧出了一窑叫得响的灰鸽色瓦，很快被四邻八乡建房户买光了。收完麦子，又接着烧了剩下的两窑。头一年，三窑瓦，不到腊月都卖了，过了一个丰盛的年不说，父亲还很有底气地谋划起开春修新院。

父亲的瓦窑，接连不断烧了近十年，我和二弟读中专大学，没受穷毕业了。走上工作岗位，成家立业买房，多有父亲的资助。家里的两个弟弟，一人一道新院，更别说娶媳妇儿，都是父亲的血汗。村里人戏说“勤本子家光阴是他大大的瓦窑烧出来的！”

村里人说出了大实话。真的，是父亲的瓦窑，红火了我们的生活。今天，父亲的瓦窑停烧了，父亲也离我们远去了，但父亲瓦窑里汗水点燃的金色光焰，永远照亮我们未来的日子。